



廣孝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庵嘗從靈應觀
道士席應真學道兼通兵家言盡得其學深自退藏
友人王行獨深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乎後以請難功居第一
溥姓賜今名蓋以知元之劉秉忠也病革云皇幸其第
問以後事曰出家人復何所應旋官其養子姚繼為尚書少
卿著有道錄專詠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在我厚今
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錄輒為焚香今卷首所載序文實
即道錄錄序非為逃虛類稿作也

甲戌八月初三日截園老人書



通雅類彙序



余曩為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遇庵和尚于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可謂間世之英傑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輔名教惟以斥攘佛老為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為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雖曰攘斥佛老必當據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說之辭枉抑太過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八條晦菴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誕余不揣乃為逐

條據理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倖於佛也藁成藏於巾笥中有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藁即淨寫成帙目曰獨庵藁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編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叙

第一賦頌三

第二記士

第三碑碣銘四

第四表墓銘二

第五序士

第六譜銘說十六

第七雜著八

第八傳狀祭文六

第九書題跋九

第十疏三

逃虛類藁

獨菴藁



哀靈禽賦



猗茲禽之為珍兮靈固表夫其類承二氣之翼兮迺
化毓此南裔惟其殼出之弗夥兮人驚瞭而咸竒能衆
言而靡隱兮何聰慧之不彙音冷々而曠可啓兮鷺已
失其鳴聲紛翰綵之姪脩兮翳翟孰得而為形爪鋒利
如削理兮趾鮮明如渥丹音味短而頰逾朱兮圓眸瑩
其秋連羗姿性之不凡兮陋庸々之佻巧逐蜚僊以翺

翔兮集琪林與瑤島夕棲穩於扶桑兮朝啄飽乎瑤草
渴則飲於天津兮暖必浴乎弱流獨尚羊於六合兮香
冥々無所不之黯諒斯樂之孰與兮縱彈射之焉侵娥
誤落于塵寰兮奚須怒其天風濳女將為世之太康兮
不知危機之不可履信言署之雲霧兮身一入而非女
有媿虞或以女為珍兮曾薦之於華堂暗遇貴介之眷
昧兮寧厭局於雕籠食膏粱而飲香泚兮且留連而為
樂何輕絕而之野兮常鬱々而抱惡既不能復乎舊遊
兮當尋丘壑而盤桓無蜚仙之與翱翔兮宜求友於玄
鶴孔為逐鳥鳶之下上兮喧媿々於城池歛遭人

之毒手兮奈體解而羽隨悵是死之可悲兮世莫測其
何緣音吾獨知其所由兮蓋嘗叩之於靈氛若曰夫物
之負奇兮多不能保其美也士之懷才兮多不能肆其
志也余愍世之滋惑兮常尤人而怨天夫懷璧之是罪
兮此亦自古而為然象之亡而有齒兮鳥之殞以多翠
蚌含珠而剝腹兮石孕玉而必碎昔靈運之罹刑兮有
春草之為句音念中散之殺身兮無廣陵之可奏故衆
多之為殷監兮詎靈禽之可傷聞若言而倏寤兮乃獨
歛歔而彷徨抑時命之緯繡兮奚必論夫否臧哀尔偶
之影隻兮爾雖之未長幸夫禽之有靈兮當速返乎其

故鄉亂曰琪林青葱女舊息兮瑤草芳馨女舊食兮狐
死丘首是可式兮爾形雖解靈弗虧兮幾其來歸尚慰
女之雖兮

連理木賦 并序

海雲院有山茶二本為屏於東軒之外蒼陰蔽楹枝皆
連理寔希世之瑞吳郡道行喜而賦曰

逸虛子晚坐于東軒之下瞻連理木而竒之披襟支頤
將援筆而賦客有儒其衣冠哲容美鬢揖而進前曰子
殆有所思乎逸虛子曰然吾觀木之連理植物之異拔
乎后土生乎間世匪人敦德澤地應和氣惡有能致之

者吾將賦之以慶其瑞也客乃掀髯而咲戟手而言曰
子胡不究其理而惑之若是也哉夫木之為物也發於
萌孽成於拱把綠蔽山谷青延林野不折樵牧之手不
踐牛羊之蹊歷風霜而堅實沐雨露之濡灑黛色千尺
而倍崇蒼皮十圍而更韞或招鸞以結巢或棲神而立
社志士見之而興嗟匠石頷之而不舍及其用也剡鉅
舟而濟大川斲穹柱以成廣廈斯寔天之美材為希世
之純嘏也其或癭而擁腫節而輪困柯葉偃覆而作蓋
根株盤結而為輪今之連理蓋此類也匪為妖以媚世
必興災以害人是皆得其氣之一偏又何足羨之為竒

珎逃虛子隱几而喟然嘆曰客其好辯也欬天地之間
異瑞殊祥聖賢稱頌傳記脩詳卿雲甘露景星鳳皇麥
兩歧而一榦禾合穗而異穰芝五色而三秀蓮並蒂以
同芳木之連理夫豈不臧在邦則邦榮在家則家昌昌茲
木也產于佛宮長于禪房名曰山茶貴同豫章托根南
嶺為屏東廂密蔭深於百稔芳聲藹於四方枝由同氣
理應合歡綰靡解兮似結轉不斷兮如環猶垂蜺而致
雨疑駕梁以度仙咲玉磬之折脊鄙鸞膠之續弦朝映
綺霞夕籠翠烟宜大夫士之興詠豈兒女子之見怜茲
木也鍾沃壤之和氣感至人之德風夫祥之是應惟道
之所隆愧吾無昌黎之雄筆聊欲美其形容者也客乃
赧汗再拜而退遂命童子執燭而疾書于板壁之中

瑞芝頌 并序

洪武六年徑山及禪師退隱於受經海雲精舍是歲佛
殿後山產金芝一叢二十餘莖衆皆稱瑞禪師不四三
月果應高僧之詔後禪師歿已八祀當十四年夏其芝
復生成謂禪師既歿瑞何有焉於戲禪師一代之偉人
也其道光德澤被于山林寧有已耶蓋芝之為瑞以彰
其後矣夫為禪師之後者當思省其身勿恃瑞以自滿
假有其善則當脩而崇之有不善則當改而新之勿昧

先德勿墜先緒其為瑞也則將有大於芝者矣行推魯
少文忝嗣禪師之道故敢執筆用陳頌言詞曰
衆草芸、出于化元猗歎金芝夫豈不然其萃雖同其
靈弗羣靡生朽壤惟毓仙源英發自天微字在人瑞漢
武皇懿商皓民嘉禾雙礎甘露醴泉異類齊地間世有
焉猗歎金芝產茲紺園或鉅或纖紫莖寔繁於粲共奕
敷紆輪囷其暈耀陽其色尚坤佳氣翳第如烟如雲以
斯嘉祥孰謂不根惟徑山翁師嚴道尊台此奇秀疇弗
抃訢以休于躬乃昌其門翁之云亡甫及八春夫芝復
生煌、孔駢或言翁歿瑞應矣因詎知我翁令德茂存
匪虛其美昭示子孫為翁之後宜省厥身善則思進過
則思悛勿墜先緒期千萬年

記

釋迦寶覺禪寺記

僧之坊舊多以律居為禪師者假其席以聚徒而說法
也禪之學日蕃衍於是百丈大智海公折中四分律設
規繩建叢社而始有禪刹焉然歷世滋遠真丹國中薄
海內外僧之坊故禪多而律寡矣夫禪與律一佛之教
也非禪為優而律為劣也禪者非律無以束其身律者
非禪無以見其性故禪與律不可斯須相去者矣然佛

之教也律之束身為次禪之見性為上故凡僧之有識者多從事於禪學焉杭之釋迦寶覺律寺也晉天福間錢武肅王之妃仰氏建于西湖之上聚景園之陽法師師寶者為開山第一祖然而山水清勝堂殿靚深真靈區寶所疑世間所無有者元李張氏據西浙城於杭凡寺宇當城之基者悉徙焉由是寺徙于城之闌闌中居羲和坊之右雖非山水清勝之場是亦錦綉繁華之域也寺為兵興以來因田有役故僧散落而寺日就弛焉皇明洪武十六年春寺僧德果老而無為懼道場之蕪沒非有力有德者莫能起之乃會眾議以狀請餘杭縣吉祥山

無相寺住持杻琦禪師主之而易律為禪矣杻琦杭人清敏而儉約得法於中天竺空叟悟公人以杻琦才兼得主是寺為宜也嘗度弟子若干人又能等心羽翼將擴其舊制以嚴其新規故來請記於余余與杻琦為法門姪遂弗拒而記之夫寶覺律寺也今杻琦主之而易為禪然禪非律無以束其身律非禪無以見其性若有禪而無律其不可行也明矣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斯言佞之杻琦苟能與眾悅於禪而不忘於律豈有佞侶之不嘉而道場之不固也哉杻琦名寶與開山同或以為開山再世故而勤諸右以曉夫將來云

尔十七年龍集甲子冬十月燕山慶壽持住沙門道衍撰

麋城永安二大橋記

麋城據曹湖之右北距延陵二舍南距吳會一舍有半按郡志吳太伯自荆蠻還吳始都梅里梅里密迤麋城故其地腴阜其俗淳美而尚禮義至今稱其鄉曰太伯鄉麋城界於延陵吳會間使客估夫舟車輿騎往來衙衙蟬聯而蜂接然其水道深廣濶奔湍激俾濟者神懾膽悸自非鉅梁長杠不足以安其行也故舊有二大橋跨港之南北者曰麋城東西者曰永安危乎岼然相高並固若虹蜺連卷而駕空實為一方壯觀故居人蒙之

以寧塗人賴之以利二橋之惠及於人者豈不博而大哉至正丁酉江淮間戎馬紛攘禦帥計橋凡當要衝者悉斷則敵不便入境故二橋由是而毀居民亦散於它邑庚子兵稍復民之徙者日復其業行道之人望其港不無病涉之歎泗洲寺住持常公推仁恕之心率眾貨力且以木構不五年而兵復毀既而常公卒其徒普通能踵其志欲更石作復其舊規淨人善長又能翼而正之於邑邑之富而好施予者估其財貧而能備役者攸其力敷彼良工琢以美石權輿於

皇明洪武六年八月成于七年之冬備之工若干用錢一百餘

萬橋之後豈杪乎哉然而民悅于心佑財者不厭其煩
飲力者不嗟其勤翕然畢工若天造焉通之孫脩學過
余請記以告來者余舊見有司凡舉一政興一役官令
於上吏承於下或募其民以財以力非驅迫捶楚則弗
予也後有成而愁苦之聲載道何哉蓋其役也非民之
所樂為而為之也懼其法而然尔今通為是橋因民之
所樂為而為之也故佑財者不厭其煩飲力者不嗟其
勤足以表夫通之用心可謂知其方者矣况通能踵其
先師常公之志二橋既成則居人以寧塗人以利常公
雖死亦無憾焉耳矣故書以遺脩學歸而刻諸石

棗珠室記

己未之秋蘇子遊赤壁之夜通玄先生於普光明精舍
定起夜將半出戶四顧仰見孤月獨朗星彩戢耀長林
無風窸彼萬竅先生驚且喜不覺手舞而足蹈於是披
田衣躡繩屨拄九節之筇翩然如皓鶴凌空不知其
所心也俄謁子陽真人於靈蘇之館紫密之房真人衣
青霓之帔坐丹霞之牀聆吾足音歡然起行迎坐于室
逍遙徜徉先生作而周覽其室一無所有渾侖莫窮冕
朗靡究虛弗緣樞明非因竇罔有其前寧得其後不西
不東無夕無晝方圓並入小大俱囿泠然湛然若水晶

宮寒不見侵燿焉燦焉猶火輪居熱不見灸蟾烏讓明
烟霞却覆疑別是其乾坤曾弗括於宇宙者也先生見
之惘慌心疚怪而問於真人曰茲室也其大如粒光明
偉常胡得而至於斯耶真人笑曰子竺乾氏之徒也未
聞吾之道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窅窅廣莫恍惚窈冥
萬象同稟四序不更匪穴而虛匪灼而明匪規而圓匪
激而清非有非空至神至精大如粟米函索無垠取而
勿禁加而勿盈瓊之踰黃琮葆之如孩嬰錢鏗獲之以
長壽軒轅得之以飛昇眉翁聞之以洗髓伯陽悟之以
弘經吾嘗於此輟食廢眠探而得之真合自然今此居

室朗若壺天不從內出亦非外迂子何怪乎其跡而不
究其淵源也哉先生聞之倏焉自省而謂真人曰吾知
之矣真人之道與吾之道惟一無二既非中間又非內
外一切萬法等無有異又何怪乎此室為貳耶真人曰
子亦知道者也吾可與語矣吾室即黍珠室也子宜為
記先生乃稽首作別而賦之以詩曰

太乙耿々元陽精非黑非白非紫青和靈混元未始成
渾侖豁落入窈冥視之無形聽無聲後莫得隨首焉迎
函乾蓋坤孰與京天地有隳彼勿傾至人獲之乃長生
彌年無為守黃寧惜如至瓊護若嬰心惟恐侵鎧鎮

華池中涵神水清朝挹暮浴敷璫英大如粒物誇至靈
絢爛赤日欺長庚皎々上與蟾爭明方圓並容那敢爭
用之不竭加弗盈於焉茲室乃得名天官下衛呵六丁
通玄先生詩以銘傳之不啻三千齡

隨菴記

世之善於隨者莫善乎吾佛如來也如來以真常湛寂
之體淨妙圓密之用往來於三際出沒於九有凡含齒
戴髮蠢動飛蠕緣至則應求無不從貪者喻之以淨志
者喻之以慈癡者喻之以慧千殊萬異交應互答曾無
一念之動靡有毫髮之差譬夫水之在地也流于江則

清入于河則濁歸於海則鹹澗渠陂沼汙激漩從其
所之而不變其濕也吁世之善於隨者能若是孺愚以
世之善於隨者多不得已也或威以迫之或利以誘之
或尊以俾之或友以輔之其或時之過焉勢之往焉有
能隨之而不改其度者則吾未之見也雖然世之隨者
衆人也如來之隨者聖人也衆與聖猶丘陵之與塵末
曦曜之與螢燭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吾學如來之道者
具如來之體不合如來之用蓋其力之有所未克耳力
之有所未克故學者當勉之則必有至之日矣丹丘濬
公天淵亮雅茂重博通內外學嘗構室于四明之青山

為恬養之所命其名曰隨菴徵行為記衍與天淵為法
門從昆季也知天淵為詳天淵居青山之日禪叟墨客
樵人收豎相與往來無賢愚賤貴之有間其熙々自若
也今官於僧錄寵承

天眷王侯將輔貴介名士情交而禮遇其六熙々自若曾不
以榮譽少動乎其心自非有得於如來之隨之道者能
是也欵然於如來之隨之道如無所得而不為衆人之
隨者吾弗信矣天淵苟能進而勉之蓄而廣之則將有
不心於斯而已也姑為之記焉

純一菴記

純一菴在杭郡城之南門元至順間郡民鄭元善舍宅
為之無像易禪師主其席菴之衆以禪為栖寔一方之
清淨伽藍也至正己亥郡之城增築菴當其要遂毀時
無像之孫溥聞念道場之既毀香火之不繼忡々于心
將謀地以別其業而卒不可得朽菴傳居士志尚佛乘
家于鳳山之陽宋故內之荷花池上居士與聞友善丙
午冬舍所居以襄其事菴成凡外之泉石林樹之境益
奇內之薰炬瓜華之供益盛鍾磬禪誦昕昧不輟菴之
清淨殊妙十倍于前矣故大方之名德如徑山泐禪師
靈隱泐禪師淨慈渭禪師育王裕禪師今僧錄右善世

簡公左講經玘公右講經仁公咸往來游息而不厭於是菴之名迺著檀施之來日無虛矣

本朝洪武甲子重建觀音寶殿暨衆屋就緒而聞慮其後之人罔知來系故錄其顛末請余為記以示余於聞識既久而知之為詳故弗讓而言曰杭之為東南大郡鳳山當郡城之首江山勝槩於此為最故宋南渡建行宮焉宋亡元興西僧楊璉真加請于世祖勅五大寺於宋故內造白睹波以鎮王氣未及百年五寺燬于兵而睹波亦頽矣嗚呼世相之無常榮悴廢興相禪而不已惟如來出世純一之道天地成而未始成天地壞而未始壞廣

臺殿絢絕宏麗若梵術切利之宮人世殆無有者寺之後一峯巍然由妙高之頂曰妙應妙應峯之左又一峯曰先照日出時先照者也有石三曰監陀曰師子曰無畏妙應峯之右有石一曰白衣白衣石之下曰三摩地曰象巖登象巖而西望則古鄒太白諸山橫截海上白雲蜚、與風帆相上下此一絕境也自監陀石而東望海波涵天渺浩瀰漫一目無際搏桑日本蓬萊方丈皆鄰島爾此一絕境也寺之東北陔監陀石之下曰孤絕菴宋真歇了公栖禪之所自孤絕菴經魚畏石而下曰千步沙如焚金煌、照耀天日由千步沙而南有石浮

圖據其畝曰太子塏元之鎮南王所建也是山多靈禽
異卉清泉恠石雖天台峨眉莫能為伍是宜大菩薩所
都也故四夷八蠻九牧五岳之人凡信佛藥者不憚萬
里重趼蒲伏飯命來求現焉今年秋予六擊香絕海登
山禮潮音洞求現至善財巖一拜起則大士現金色相
好於巖內金瓔被體光燭巖石遂生大慰悅如獲至寶
而歸予嘗見吾徒之居禪者曰觀音大士人々本有無
方不現矣必往是山求焉居教者曰華嚴經中善財所
參南海孤絕處補怛洛伽山華嚴世界中知在何地豈
可以此為實也哉予曰禪者理執教者事碍皆不通之
大微妙不可得而思議者矣今聞能悟此道菴之興何
以記歟記乃文字語言也書于簡而簡有散鏤于石而
石有泐况夫純一之道不恃言而存不言而泯也雖然
事無理不立理無事不顯蓋菴之記又不可得而無也
故勉為之記聞字聲外元善之子為人端雅好學嘗典
歲于南屏云

游補陀洛伽山記

補怛洛伽山者居南海上由四明城東行不百里即海
海凡兩渡一渡過昌國邑自邑之沈家門再渡始抵其
山舟泊山趾有石若人髀榦橫出于海水曰短股人自

短股乃登麓路蜿蜒而上二里許有補怛洛伽山之門
補怛洛伽梵語也此云小白華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
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
也由補怛洛伽山之門而入松蘿夾徑森、陰、至清
淨境亭由清淨境亭東行盤嶺而出四三里即潮音洞
善財當其洞若巖海潮春激無夕無旦其聲泠鞞猶轟
霆奔石林谷震動風凜、浪花喫人如雪崖石歎滑險
踰岷峨求現者非誠慊刻切則掉眩怖恐無所不至矣
由清淨境亭北行泐礪而轉有峯穿然而起者曰正趣
觀音寶陀禪寺當茲山之中與正趣峯相直寺之樓閣
言也觀音大士弘誓海深隨彼禱求其孚感昭焯如左
右券譬夫月之行天水之行地雖無乎不在觀月者必
登乎高觀水者必臨乎深何哉不登高不足以見月之
朗耀不臨深不足以見水之微波以月與水獨在於高
深此豈理也哉人之萬里重趼絕海登山求見大士是
猶觀月登高觀水臨深而已若能達三十二應為一身
無邊塵刹為一土即此離此是真非真有何間焉尔故
予誌之以書于石示其後來求現者云

迎福菴別業記

物之屬於形器者有成壞廢興之理然一係乎其數、

既定矣物莫外焉雖天地之高厚而有傾圯日月之光
明而有薄蝕山嶽之峻聳而有頽裂江河之流注而有
枯涸金石之堅剛而有鎔泐况其餘乎故達人觀之以
身為聚沫三界為旅泊於是去華而就寔辭侈而從儉
衣褐茹粗舍苑茨于窮巖邃谷絕島荒渚之間恬養其
道以終餘生奚有外慕者焉故湖海之人景其高風歸
仰不暇遂成聖道場地者往車有之矣便舟順公寔有
道之士宗季淳祐間來吳東陳湖之上結菴居之且以
念佛三昧化道士女檀度川湊遂擴其菴以迓多衆堂宇
門廡制若大方名曰迎福菴然菴之地據湖之沙磧風
濤烟浪春激蕩涵昕夕不停公之孫永福慮其有陵谷
之變不能永也當元之至正間迺建別業於大澤村以
圖其久故存迎福之名焉其處原田平行林木茂蔭當
村之西乃復稱之曰西林或以福非違者也身為聚沫
三界為旅泊何其罔知成壞廢興之理以拘世相而滯
其迹乎余曰不然儒者以繼志述事為孝佛者以聯芳
續燄為道不能繼述者非儒之孝也不能聯續者非佛
之道也蓋儒佛之教未始以此為滯其迹而非違也歟
况吾佛設教欲存於世以利其生故吾徒隨所建立道
場以表示之使其不永奚教之得存乎福尋請余記以

示其後故書如此福謹愿人也多脩苦行云

記十八羅漢過水圖

宋李公麟嘗畫十八羅漢過水圖其成染精緻妙絕今古然祕諸名家世莫能睹今醉李常竭陀六畫是圖觀其布置緣飾與公麟雖殊而筆法仿佛有公麟之妙一時人甚稱焉其圖先畫一大溪四面皆崇山夷麓烟島霞嶠狀疑天台鴈宕溪之中流濺駛若飛矢旁流依山曲折縈迴如帶然後十八羅漢次第渡焉先四尊已渡據大樹下盤石上兩相向一耳金環衣縵衣袒右肩趺坐一衣大衣翹左足右手撫膝上衣縵衣者反右手執櫛爬背痒對衣大衣者適然若自得二衣褊衫右手插輪珠左手加膝趺坐一衣大衣卓烏藤于石側右手托石上反睨二尊才登岸者一整襟束帶貌咲惜情自若一踞溪五七步拄烏藤立仰頷束帶者一童置包笠杖于地拄烏藤主者水濕裾童前以手絞裾水無難色次二尊同渡一衣大衣赤跣已登岸一老者肩囊涉去岸僅尋丈力將竭不進已登岸者用烏藤伸而接之次一尊耄而弱鬚眉皓然如鶴衣不掩胛一童背之而過足蹈流甚力次三尊同渡一老者拄烏藤二壯者左右翼之手臂相鉤聯而濟右者以一手携雙履左者

亦以一手挾囊。然勢若惴慄狀。次一尊去岸已數
步。左搯衣。右曳杖。回顧後渡者。一童前行。肩荷包笠。脇
懸鉢囊。左手拄杖。汲。馬而進。次二尊同渡。一長耳昂
鼻。龐眉。雪頂。衣褊衫。揜袖露兩肘。手拄杖。一童扶之。右
足下溪水。瞿。怖甚。一壯而美者。眉間有毫相。以帶高
束衣。將渡。一童置包笠。烏藤于前。藉草坐著。芒屨欲進。
次畫三大松。落。影倒入溪水。松下。列以盤石。有三尊
未渡者。各據石坐。一衣大衣耳。六金環。胡髭拳然。連鬚。
左手按膝。右手托石上。顧後渡。束帶者。一袒衣。露腹。交
足坐。撚紙刺鼻。作嚏。一六衣。大衣。手執藤。向交足坐者。

如欲語狀。凡十八尊。一。白殊狀。詭可謂精妙。入神者
也。噫。此十八尊者。皆聲聞僧。斷煩惱。而入道品。住壽命
而證無生。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然公麟竭陀之所畫。得
其形。侶之粗者耳。以其神通妙用。變化叵測。或於小中
見大。中見小。隱而為顯。而為隱。雖公麟之善繪。何
得而措筆。竭陀之筆法。雖仿佛有公麟之妙。而六安能
描摸其萬一也。今竭陀是圖。甚為艱。有祁川桂庭孫居
士。乃珎祕之余。因滄海上人。而獲借觀焉。上人會稽人。
明敏好事。命余識其觀之歲月。余與上人友。始善。故弗拒。
遂筆之為記。以歸諸時。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吳郡道衍記。

蒲窓記

肥甘柔彘淫哇靡豔物之尤者人之所共好也清苦幽寒寂寥質素物之微者人之所共棄也有人於此以尤物為棄微物為好者非篤理專道絕俗忘世之士則不能若是也鳳翔覺菴真師通諸教部了最上乘領蘇城之雙塔禪寺理眾之暇無所適意於是啓南牖於文室以菖蒲為玩夫蒲微物也根蟠於水石清而不污葉貫於寒暑常而不變蕭然於几席之間閑而不放泊然於煙霞之際澹而不厭蓋師之德有侶於蒲故好之矣至若春莢秋英朝陽夕露剪校培濯各得其宜人知師之好於蒲而不知師之以蒲為佛事也師也可謂篤理專道絕俗忘世之士者歟余嘗訪師於文室見蒲於南牖之下芑寒而鋒利森々如鬚鬚劍脊余雖於物無所好然偶見之亦愛矣師欲扁其室請名於余故名曰蒲窓乃復為記

海雲院東軒記

海雲院當穹陰山之陰院之戶北向東西兩廡極幽曠人乍入其戶多以東為西、為東也居久始能定其位而不惑久元迪公愛其東廡邃爽遼闊辟垣延紆嵐鎖交互境幽而不昧物秀而不露公即其處經營搆度開

軒為娛觀之所軒之扉牖几榻皆東故曰東軒之外
喬松雲腴疏篁風冷幽蔭茂草匝砌繞戶嘉菓異植羅
簷傍楹山茶為屏枝秀連理月桂為藩花藹繼榮雨之
過也泉滌以循除日之升也樹暖以翳檉林韻丹
味池影金鱗物隨時而變態人逐境以移心故公禪坐
于斯經行于斯樂賓友於斯也不三十年而公化去公
之孫徑山及禪師能踵公之志茲歸歛之歎誦考盥之
章於是退隱茲軒匿其聲光加其道行故余得從禪師
而樂於是軒也涼晨燠夕靜觀清詠悠然自得如處乎
化人之國矣噫公之創是軒也非獨樂於己而已蓋欲
遺其子孫施其賓友於無窮耳然公樂于是軒不三十
年雖享於己者短而利於人者長也愚以人之不獨樂
於己而共樂于人者此聖賢君子之心也公能以聖賢
君子之心為心雖享於己者短亦何憾焉耳今也余幸
而樂於是軒感公之德不忘故不可不志遂書之

遊天池記

中吳山水之秀而奇者惟天池為最天池在花山之右
其廣無十晦山高下而池分為三層斷脉連其寔則一
水也澄湛滄泠上涵虛空下沉無底龜魚泳焉蛟龍潛
焉清風歛興與波相擊其聲始澗然而來終折而下

石礪則若鳴萬鼓人耳語猶隔重屋不聞衆山迴環既
邃且奧惟西北獨缺以通往來花山之上有一峯聳然峻
影俯波秀色可采宛若齒齒初出水名曰蓮華峯之
下竒樛蒼筠倚蘭玳藟間厠而錯陳旁則恠石如林歎
懸峭正若几若鼓若獸踞若人立者不能悉其狀外一
石出水中窞僅尋尺廣則如窞而又加上砥下堪中可
巢龜魚名曰龜巢石由龜巢石去數弓地又一大石突
出為广浮圖人即依广鑿石為屋深幽虛朗中奉大雄
氏之像皆石斲渾然無迹如出夫造物者之所成自
石屋沿澗而上至嶺之絕處夷然若堂可架亭宇數十

楹山無遠近川無鉅纖風播雲樹林麓立壑舉列于前
可使游者盪胸懷而暢心目也至若春溫景明歲豐物
康士女紛乎而爭來輪蹄襍乎而競進壺觴無停蕭鼓
不輟望之者疑為桃源非人世所有境故余亦好游於
是凡三至焉既至則必窮峻臨淵尋幽索在志登頓之
罷恣嬉遊之樂蓋余不可不志也况夫池為中吳山水
之最秀而竒者凡余同游之人又皆嘗所愛而友者抑
余可得而不忘乎遂為志以書于石同游之人初則海
雲院僧士龍里生鄭椿次則儀真張庸臨川詹某吳僧
慧畧三則閩國王清獻公之孫曰禪者侍人麋氏子善

吹笙至正乙巳十二月廿八日吳郡道衍記

逃虛類藁

逃虛類藁

獨菴藁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妙智院者宋宣和間賜紫法章大師所建也院距蘇城北四十五里有壘曰相城院立其中雖與民居伍為一方植福之地寔衍受經之所也建炎四年兀木渡江而南燬于兵第三祖慧日縛茆為廬以嗣其傳不絕如髮後太師和武恭王楊某國家賜以是鄉之田營別第于院之南鄱王憫院廢施金粟以起之元之大德初第六

祖德榮以院湫隘不足容衆與其徒惟一欲增擴焉於
是漳州路總管張侯伯顏其夫人楊氏舍奩吳命榮等
構堂於院之中奉圓通大士十八大聲聞僧暨營東西
兩廡稍見其成規焉至正間第八祖妙通又勤事土木
使徒孫宗傳廣募衆緣易堂為殿設靈山一會聖像十
中復以十八聲聞翼其左右髹繪刻龕靡不集幾十
年而再燬于兵况諸祖又皆化去兵後復業衍年始越
冠遇歲飢無力乃亦縛茆以安其徒

國朝洪武初里豪俞善與弟信為人尚義好施予因周覽廢址
慨然興喟曰佛聖人之宮衆生之所依怙奚可蕪沒為

狐豕之囿也於是首捐已幣錢二十萬購里人聽事之
屋一所邑民懽然輸施遂益其材甍鳩其工備始克成
今殿五楹間復軒于前度其費計鈔七百餘緡起于二
年之春完於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聖像如第八祖所
建殿者雕撓刻搆宏深雄麗壯觀一隅雖藉衆成多出
於俞氏之力也於戲先佛有言世之不固如水沫泡燄
速起速滅人其可得恃乎夫院自宋厯元迄于

聖朝僅二百五十餘年若一瞬頃凡燬于兵者二成于擅者三
其間增減變易又不知其幾何也先佛所謂速起速滅
其不可恃者明矣雖然院之存亡廢興自有其數固不

足言然殿之成皆檀施之力詎可泯而無聞也哉故行
銘于石以示後之人銘曰

巍、大雄利生無極匪崇乃宮昌祿其德維此寶殿地
涌天成雕撓朝暈彤楹夕明如淨琉璃內現金像人天
拱翼龍鬼戴仰斯由衆力載經載營厥功居多俞氏弟
兄眎世匪堅如彼泡歛曰廢與興胡足留念慈門廣辟
檀度雲從勒詩貞珉垂耀無窮

春申君廟碑

余嘗讀太史公四公子傳至春申君贊言初春申君說
秦昭王及遣太子歸何其智且明也後制於李園辜矣

余既而嘆曰於戲仁者必智而智者豈必仁乎智者不
仁則無所主矣春申君善於智者也然明於初而昧於
後何哉蓋失其所主焉爾以其說秦昭王使謝韓魏以
善楚及遣太子歸遂即相位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
二縣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城故吳墟以自為都
邑乃就封於吳以此觀春申君之心欲為富貴無窮之
計故李園之謀得以入焉雖朱英有無望之言春申君
不聽也然身死棘門將誰咎乎所謂明於初而昧於後
者蓋失其所主焉爾雖然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其都
邑宮室之美賓客輿騎之盛珠履劍佩填戶溢道勢傾

人主威震海內雖強秦趙魏不敢加兵於楚之邊鄙皆
春申君之力也吁春申君亦可謂人傑矣有曰用物精
則魂魄強春申君雖死于千載之上其精爽於天地
之間必有凝然者矣吳郡長洲之民立廟祀之不知始
於何代民凡歲時社臘必祭水旱瘡札必禱之輒驗
廟並於浮屠氏之宮歲遠腐壞難於祭享

國朝洪武十一年冬居民於是相率賃力敦工脩葺故廟與
像咸一新之浮屠某請書其事以勸來者余故筆春申
君之大畧如此乃復作詩與民使鑱於石歌以享之詩曰
君之生兮輔楚孔勲威震海內兮共上震下拜三千劍履
兮壯士盈門生既英傑兮死必為神彤宮臨溪兮溪水
泫下庭樹霜紅兮神容如春莫彼蘭醕兮我歌過雲願
君之歆兮以福我民

白馬照禪師塔銘

洪武八年乙卯行因通儒學被

召留京師天界禪寺時有僧陽羨來告曰前白馬長老元
明禪師遷窆于鄉光明盛大希有奇特行聞其言既哀
慕而復忻慶雲山窈澗徃奠弗果茲抱愧於心焉九年

春奉

昔賜還吳門因省師過西麓海雲精舍適瑞光通師至袖出

元明行狀一通請行銘其塔元明通之族季父也通行
之同門友也銘其可得辭乎况行已抱闕莫之媿復辭
為銘其媿何極故弗拒遂按狀序而銘之師諱普照字
元明其先福之蒲田人俗姓蔡宗端明殿學士忠惠公
襄九世孫也祖景繁三省架閣宦遊江南至常之陽羨
愛其山水勝槩因家焉遂為陽羨人父宰常為晉陵縣
學教諭母蔣桃源判官大謙女也教諭君見師孩呱即
不茹葷血喜禮佛僧既長無他欲惟佛法是好志求出
家教諭君莫能奪送于鄉之壽寧寺其夕寺僧三人同
夢開山和尚來翌日師入寺眾異之以為開山再世也

師自童時晨夕禮觀音雖苦寒毒熱不廢僅十年始得
度受具出游四方拜寶陀大士謁名刹碩德時曇芳忠
禪師主徑山師往見之禪師問云何處來師云禮寶陀
來禪師云曾見觀音麼師云見禪師云觀音現千手眼
一手眼耶師云非千非一禪師云莫儻侗師擬進語禪
師振威一喝師通身汗下於是有省禪師呼師為法器
即俾充侍者咨詢叅決既勤且懇故得大法要應答如
響一日侍禪師行至國一塔所禪師問云昔馬祖令智
藏賣圓相到國一意旨如何師云千里同風禪師云國
一於圖相中下一點搥回馬祖又且如何師云禮無不

荅禪師云忠國師開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却作麼生
師云南陽識甚好惡禪師又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眼不見耳不聞禪師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堦塵作
麼生會師云岩前裂石舞三臺師應機迅捷如此一時
莫有嬰其鋒者居無何禪師廷主建康龍翔師亦隨往
就辟掌記由是道聞日隆元之至正間平江府諸山以
白馬虛席遊才補處或曰白馬古道場也才而笈德者
難予其選舉師主之始叶輿論師領幾八稔四方衲子
憧々往來屨不絕戶見惟激揚此道罔及他語列刹尊
宿靡不加敬後世難退歸陽羨蒼于越金嶺之陽遂謝

塵緣指不出嶺日課法花諸大乘經鄉之緇素壯艾敬
仰延禮弗暇師性溫明慈惠人有犯不較諛不悅一以
接物利生為懷真濁世優曇花也八年四月十有六日
示微疾沐浴別衆更以紙衣危坐室內四衆悲慟請師
留偈師展紙書曰生無可言滅無可道南北東西日輪
杲々遂擲筆念西方佛菩薩名號千聲洎然而逝龕奉
三日士庶瞻禮者踵相接至撫摩師體哀々如子戀父
不忍舍去闍維舌根齒牙不壞設利無筭四衆分歲迨
盡弟子某函餘骨塔于越金嶺福緣菴之左師春秋五
十六平昔以道自任終始不易毫髮故師未後光明盛

大無復疑矣銘曰

繫元明師忠惠之後以茲德相清慎明秀以則喜佛日
禮觀音發生辯慧山崇海深易服受具翱翔覺場聿登
徑塢首謁曇芳機緣偶合如影與響闊步大方蹴蹋龍
象掌記官寺聲聞震馳文采燁熠僧中芝眉端世梅泉
閱八寒暑禪衲駁奔戶常滿屨遺時弗靖退歸于鄉卜
勝是搆焚金之陽用謝世緣以經遮眼跡不越山清風
何限緇白向化宜樂餘年溘尔告窅光明爛然瘞茲靈
骨建以宰堵勒銘山阿昭示來古

七寶泉慧順禪師塔銘

古之法道之盛為比丘者一遵佛制有居阿蘭若者有
露地而處者有乞食者有衣糞掃衣者皆苦其形體勞
其心志以求其道今也去佛殊遠比丘之擬於古者甚
見有其人焉所可擬者如慧順禪師斯得矣師沈姓初
名志顯姑蘇吳縣之志里人也性簡謹蚤依種福院僧
明淨出家力行杜多行垂髮垢面雖極寒不踰一衲當
其在俗時嘗蓄錢里人有貸者久不歸躬往索反受其
詬辱於是悟世財之毒甚於蛇虺盡散其所積求出世
法遂于南北行登杭之天目山禮普應國師中峯本
公未幾復渡淮參無用寬公又偕同志往天柱山見東

海福公福公知其緣偶於此為雍落更今名也師於湖
海遊歷叅叩年既久一日有鄉士念携包笠即返姑蘇
愛鄧尉山之七寶泉清邃幽閒宜禪者居乃縛草為室
如瓢僅容其體一榻之外無它物夕禪昕誦一住四十
寒暑除持鉢分衛足迹未嘗及鄰人家清淨士女樂從
其化稟戒法者不下數十百人姦宄之輩見瞻禮者日
盈其戶意師多得金帛夜盜入室瞰其中無所有師獨
悄然危坐盜大駭師誨以善言盜乃拜謝而去弟子有
乞米歸者鉢既滿復貯于囊師叱之曰出家人於世利
但欲資身以養道何貪得若是也亟擯之有見其室隘

不容衆欲為搆大屋則堅拒之曰佛制樹下塚間不過
三宿吾久戀此已犯制矣况廣其地耶吳之西山比丘
隱而不出者甚衆師實為之首故四方之人咸羨其德
師生于至元十五年之春三月卒于至正十二年亦春
三月也世壽七十五僧夏若干將徂之夕語其徒通曰
吾世緣盡矣願一浴而終通進以蘭湯浴罷更衣入龕
遂瞑目坐盡荼毘得舍利殊夥緇白敬慕者爭拾以歸
通函遺骸建塔於所居之山復恐師之嘉言懿行歲久
漸泯於是禮請法師佑公狀其本末存焉師示寂後越
二十九年當

皇明洪武十三年也佑公始以狀託衍為文以銘其塔於乎師
可謂古之比丘也欵平生日一孟冬夏一衲世間名聞
利養曾弗動乎其中於孺師可謂古之比丘也欵衍故
弗讓而銘曰

生今之世以古是則嗚呼噫嘻師其有德者耶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塔表

洪武三年庚戌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遷化于他陽之
馬當山粵十年其大弟子處仁過衍作禮曰先師平昔
與子為忘年交相知惟深可無一言以彰其道乎衍曰
吁和尚於華嚴一宗洞徹法源開示來學誠圭山再世

像季之金剛幢也然法舟既傾人天悲慟天台法師大
佑錄其行業東皋妙聲為記翰林承旨金華宗公瀛以
銘其塔垂光明於無窮者抑以多矣衍綴有言以綵繪
空於事奚益雖然仁之請不可孤也乃於其塔為文以
表之和尚諱善學蘇人也字古庭姓馬氏生於元之大
德十一年丁未十二出家於大覺寺從其兄明俊落髮
得度十七為大僧有志於圓頓教即依林屋清師學華
嚴竟歲無所得遂幡然別去從曹溪寶覺蘭公蘭公以
和尚真大乘器願遇甚隆授與法界觀門并玄文要旨
和尚因言了義開朗若天日人莫不異之也蘭公語門

弟子曰吾宗之人如學闡黎者古今不幾見爾曹宜師
事之於是報恩別傳聘以司賓光福古田命以典懺蘭
公於寶覺俾二講為第一座無言於報恩亦請為第一
座居無何宣政知和尚有道劄請開法崑山薦福甫二
載退隱華麓勵精白業因觀天竺慈雲淨土懺儀五悔
等文皆出華嚴明簡有法晨夕熏脩以期生安養至正
間陽山大慈虛席學者禮請補處和尚竭力闡化每示
衆曰汝等於法界還源二觀無事空言當於禪定證入
可也又曰昔長水法師問道於琅琊受賢首學於靈光
琅琊禪人也靈光天台教人也前招既爾吾徒豈可局

一經守一師乎和尚於法華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經論
靡不究盡間作十玄門賦發明大旨以曉其徒斥邪解
關繆說有功於宗教者也和尚嘗與同學原澄師論一
乘同別之義為法華問答數篇又因領法華期懺為法
花隨品贊三十篇至於辯正教門關鍵有錄雜著有集
並行於時和尚貌矍然志在持後雖初學小子亦不敢
慢於律尤謹閒居獨處方服不離其身禪誦之餘以吟
詠自適足迄未嘗混流俗卓然也和尚出世薦福時
無言觀其嗣和尚曰師資以道授受未聞以勢利為也
吾於寶覺其可忘辱故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其志和尚

之節義如此二年已酉吳邑之道俗以和尚為賢首學
魁設幣製詞請主光福光福乃銅像觀音氏道場和尚
躍然起應其請大樹學徒之望九郡縣曠滂禱祈和尚
為之精懇其應如盼響故士民益加敬信未幾寺僧以
官賦後期法當徙贛州和尚雖專主法自度前業無可
逃遂不辯與僧俱行患於塗故遷化於池陽之馬當山
也僧膺若干世壽六十四嗚呼和尚其可哀也歟何天
之負德人也歟衍嘗怪夫賢首天台二宗學者各是其
師之說有若楚漢爭雄分疆固守世為仇敵近代以來
一異同志彼此通宗說者惟和尚為能耳故於其示寂
也天台學者聲佑二師述其行業細審明直有譽無毀
以此知和尚為明哲之士蓋無疑矣吁後之學者苟能
以和尚為矜式則古道之復當有日也和尚之塔建於
華麓之原靈骨之入歲月佑師行錄弗載故闕焉十三
年庚申十二月同郡禪者道衍撰

海虞席先生墓銘

席氏之系出于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瓌避楚項羽之
名改籍為席漢唐以來其族漸蕃散落諸郡及宋有諱
汝言者官至尚書司封郎中致仕與文潞公富鄭公輩
為耆英會席氏至尚書公始著先生寔出其後父某大

父某曾大父某俱潛德弗振世居海虞故先生為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珎字心齋年未冠即辭庭闈入鄉之某院從某習老子法先生性端誠好學不苟畧於真經祕錄醮章丹法靡不洞究兼讀儒者書於易尤邃至於釋氏之大法術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孝於母循隨溫清之奉勿少怠死葬如禮春秋祀享其痛泣若新喪或謂之曰先生親愛既割矣何得徇世禮若是之過耶先生曰噫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咸可其言先生友於兄弟睦于宗戚和於鄉黨接物之際溫々如春風襲人故髯丈齒童皆知敬愛先生始出則提點海虞之某觀次遷蘇城之白鶴相川之靈應皆有治績惟靈應一坐二十餘稔兵後能中與其業人咸譽之也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弗泥也故能博究儒釋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於親盡生事葬祭之禮潔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於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豈非古之有道之士者歟先生世壽八十有一號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火既化函其骨瘞于某山之原弟子二人陳某陸嗣源嗣源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行與先生為忘形友故敢擬其梗槩以誌于墓銘曰

席之昔晉談出避項諱藉作席族巨藩宗德積尚書公
氏始碩惟先生裔迺的從黃老弗泥迹究諸子貫儒釋
了至道邃於易奉厥親敬匪色彛與祭痛而泣致孝問
震里域和爾鄉睦爾戚觀頌三壽八十歲辛酉疾乃卒
化于火函其骨卜某山竟窀穸衍作銘勳貞石俾玄風
遺無極

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真淨界中心亦無有以般若名心者強名也名既強矣
而言說生焉故佛世尊廣之說為二十萬頌觀自在菩
薩畧之說為一十四行厥後諸宗碩師欲發明其說論
疏記註疊々出焉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
有僻見邪說以害其正疑誤後學者亦已多矣當今
聖天子詔令天下僧徒習通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復

詔取諸郡禪講師僧會于大天界禪寺校讎三經古註一
定其說頒行天下以廣傳持於是天界住持宗泐等折
衷古註而釋焉其文簡而當其旨淵而著使僧徒習通
其義漁然若冰泮世之僻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
歸於正焉亦幸矣今年夏門人智榮等五七輩禪坐之
餘以新註般若心經請余講演願余禪者非經論之學

烏可以發明也哉。蓋不得已也。始以舊所聞見而於新註之中事相有所不能知者，句義有所局碍者，一節解條析以啓其初心之蒙昧，而榮華錄為一帙，欲鈔于板，以便童學。余固卻之，而不容也。噫！古今論疏既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余不揣於新註之下，又加說焉。其可乎？後之覽者，幸勿以余鈍置而為誦矣。洪武十六年冬十一月八日，北平府慶壽禪寺住持沙門道衍序。

新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圖釋序

夫般若者，窈焉泊焉，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非眎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有形者不得而礙之，無形者不得而離之。三世諸佛從此而生也，一代時教從此而出也。故目之曰般若。佛母我釋迦世尊於方等之後，隨順機宜，不得已而談焉。廣之有六百卷，二十萬頌，觀自在菩薩對舍利子所說畧之，惟一十四行。迺唐玄奘所譯者，題曰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即大部般若之精要也。洪惟

聖天子生知睿聖，契悟佛心，萬機之暇

勅命天界禪寺住持沙門某等解註校正，頒行天下。俾四方僧人習讀講演，究明般若之理，流通聖教，無甚於今日者矣。於戲！般若無知也，既非眎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則佛之廣說菩薩之畧說，皆成剝法也。雖然，般若

圓融無礙說而無說無說而說廣而言之展太虛為紙
書之不盡畧而言之針鋒許字亦為之多衍濫廁緇流
靡諳大法輒伸管見畫而為圖不敢臆論姑以孤山越
溪之說以釋其義用貽諸孫本同學習講貫苟能即圖
以達其註即註以了其經發揮本有風光庶無負
國家流通聖教之意云

淨土簡要錄序

淨土之教興始于典午之世樓煩大士來廬山集群賢
以創蓮社六時三昧清脩淨念其往生之蹟如青天白
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

共然名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
天台顛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明壽慈
雲式長蘆贖昭慶常之輩是矣至於賢士大夫如晉之
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
玕陳瓘江公望王日休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驗各有
著述發揮淨土之旨以勉其後進故歷朝以來淨土之
作論疏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山勝剎始能家
藏而戶蓄故學之者有師而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
驚於邪僻繆妄之塗矣今夫窮鄉絕島善友良導之不
過片言一字之不達縱有學者無師可問無書可證其

不驚於邪僻縲妄之塗者蓋幾希矣故雖仁人君子念
而恤之無能為也今年夏余客穹隆山中海雲精舍因
閱淨土諸書以銷長日遂將前賢所述讚頌之文策勵
之言以事顯理之談以真破妄之說圓妙明普咸皆
采摭或全其章或畧其句僅若干篇萃為一卷名之曰
淨土簡要錄成欲鏤于板以廣其傳矣雖然大方之
家上達之士豈足收覽焉若夫窮鄉絕島無師可問無
書可證者得此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之爾

諸上善人詠序

佛之道一而已矣而化之有異焉道與化宜一矣為而

離為二也竊嘗論之道非一而雜乎無所本化非異而
固然不為用何哉五濁衆生雖體與佛齊淨深二法無
始熏習致資稟有清濁機器有鉅纖佛以善權方便欲
誘而脫之故道一而化異也其道一也茫然而無倪渾
然而無為藐然然而無與齊語默不能通也智識不能
詣也其化異也曰戒曰施曰忍曰進曰定曰慧有頓焉
有漸焉有祕密不定焉欲俾衆生各從其化而同歸於
道也然末世衆生根性昧淨能各從其化而同歸於道
者求千百無一二焉耳故佛乘大願力興大慈憫於方
等會上特起演說西方彌陀教法非頓非漸非祕密不

定信之也甚難脩之也甚易所謂戒施忍進定慧皆其
助行也上而至於信任行向菩薩下而至於天人羣生
及乎蛸飛蠕動凡抱識者能發願繫心稱念禮讚無不
遂其往生焉故自有其法以來菩薩天人羣生之類發
願往生者猶雨點塵末何可勝計吁其法也可謂廣大
無礙不可得而思議者哉夫中國自晉宋齊梁陳隋唐
宋及元諸朝而降凡往生者目接耳應先賢多有傳記
垂布四方以勸來者衍不敏蚤入教庠中棄而歸禪苑
雖俱染指皆無所就然暮景漸迫志在淨邦故於禮誦
之餘掇取歷代傳記并近朝所聞見往生者無問聖凡

緇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各賦詩以美之共一百二十一
首編次成帙目曰諸上善人詠兼為畧註不揣鄙拙將
入于梓若夫上智大賢以淨土為心寧有易誦中下之
流傳而誦之儻能藉此起信而興念庶吾願遂矣使他
日為淨土之游與諸上善人遨嬉于華池寶林之間聽
法音而蒙聖記如此則道化之一異夫復何論一百二
十二人詩一百二十一者二沙彌行同而證亦同故合
為一首

逸虛類藁

獨菴藁

送城蘊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古之有道之士身愈窮而道愈盛位益卑而望益尊蓋其重於在己者而已重於在己者雖處湮谷之間蓬藿之下掬而飲丐而食以麻為衣以芒為屨與蛇虺居與猿狖遊而樂之終身有不厭也故藥山之腰笈神鼎之乾殘風穴之日乞玄沙之接氣而未嘗以貧窘為心而樂之不厭故其道盛於身望尊於特垂清譽於千載如一日也或曰智覺之於永明妙喜之於徑塢千礎之廣

萬指之衆床座崇設鼓鍾迭震王臣之所敬仰龍象之所圍繞反不若藥山神鼎輩皆大有道者也豈擇地而安乎使覺妙喜藥山神鼎輩皆大有道者也豈擇地而安乎使藥山居永明之場而不為後妙喜處神鼎之地而不為窮何哉蓋其道之既同而樂之豈有異焉耳天台城師蘊菴沉厚雅澹亦有道者也今年夏所司選主郡之金仙金仙於郡剝位雖弗崇而蘊菴忻然然而自樂誠重於在己者也此考試於

京師僧省榮中而還乞余言為贍噫蘊菴之行可尚矣予欲無言得乎姑以古之有道者序以規之

送芳上人遊甬東序

洪武十三年秋七月余遊甬東挾榮振襟踰江絕海凡會稽四明丹丘鴈宕名山勝地計必欲到古佛化人者僧偉士計必欲謁以厭游觀以廣識見雖鯨波之洶涌鳶嶺之崔嵬道塗之危巖豺虎之橫虐皆弗暇顧也然登陟躋扳既勞且苦目酸足痠程莫能前遂半途而反也於是道經武林休于南屏之下逾月嘉禾芳上人雍雍焉而來恂焉而進禮而告曰蒙六將遊甬東請予一言為塗路之警幸勿以無似辭上人幽閑雅澹誠有志於道者豈敢靳其言虞夫人之遠游歷覽非青年不

可也其時色充而氣驕志壯而力彊雖艱苦險窘而有
足當也余艾矣病且衰志欲行而力不追故弗遂其所
計能無憾而已乎上人年方壯於遠游歷覽宜矣名山
勝地余足之所未履者上人須到也古佛化人耆僧偉
士余目之所未識者上人須見也明年七月秋風起蘋
末余將揚舫於浙江之上以候上人之東還必有以語
我也姑酌茗以餞其行

贈倫鑒董仲臧序

余昔居鄉里時有傳神者自以其藝妙絕天下嘗謂人
曰欲余傳神者非冕旒之尊必貂蟬兜鍪之貴雖布衣

韋帶非彌稱天下士者吾弗與焉余見其言大而誇意
其藝必精且良及請而試之乃知其不然者余遂怒
而絕與交接也今年春余之錢唐道經吳江之同里過
友人家因睹其像甚肖無毫髮遺失問其畫者誰欵乃
曰董君仲臧余以其藝精且良非向之所見言大而誇
者余私喜之矣一日仲臧介友人過余客所而來見焉
未幾余以向之所見言大而誇者為仲臧道仲臧乃撫
然笑而謂余曰此妄人也非藝人也其之挾是藝於湖
海間二十年矣上而侯王將相下而緇黃儒素之士至
於畊釣工賈織畚屠狗之輩凡戴髮含齒者無有求而

不與也蓋以其貴賤賢不肖富貧老幼之容苟余畫之
使其觀之則必各有所感發而反求諸已而已也故幼
者得余畫焉觀其少嫩之容則思所以力學而至於有
成也老者觀其衰憊之容則思所以保養而享其高年
也貧者觀其寒陋之容則思所以命分之定而無誚諛
怨尤也富者觀其豐潤之容則思所以持守而無驕且
吝也不肖者觀其浮躁之容則思所以悛惡從善而慕
其賢也賢者觀其溫謙之容則思所以進德脩業而推
已及物也賤者觀其卑劣之容則思所以服勤而事於
上也貴者觀其尊嚴之容則思所以脩下而從衆也故
余之見也如此而樂從其求况藝人也豈有拒人之理
哉余聞仲臧之言益知仲臧為賢矣非惟勉其同流亦
足以激勵吾學聖人之道者余以仲臧豈可以向之所
見言大而誇者同日語也仲臧臨別欲徵余文以贈余
復何言哉遂書仲臧之所道者以贐之云

送瑾瑜菴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佛祖無上妙道以心為宗幽深窈渺泐泐形迹絕言義脉
之無見也聽之無聞也執之不能及也擬之不能似也
如此則學者其可學乎學之不可其可已乎已之也則
佛自佛而衆生不出於衆生矣故佛愍之惻之拔之與

之於無言說而言說也於無指示而指示也故有典章
設施拈卷示衆者此不得已也後之祖：相承或為廣
說或為畧說至乎用唱行陪舞笏輓毬此豈好為戲論
者哉亦皆不得已也宗司馬公嘗議吾禪者好為隱語
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吁公之為儒於方技性命之學無
所不達豈特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也愚謂當公
時居師位者或有已行之不卓宗眼之不正矜張繆誕
務以惑衆故公見之不得不有是說也若果不知吾禪
家之妙而有是說者其可嗟也歟天台瑾師瑜菴慎靖
而冲澹博洽經論得禪旨於育王大千照公然其已行
之卓宗眼之正宜其出世而師於人矣洪武甲子夏
六月京口僧綱舉師主於郡之報恩來僧省試
其業榮中而蒞任京師同宗之士咸賦詩以餞
之徵余為序余於師愛且敬豈可無言已乎余
期師之蒞茲刹也踞猊座秉塵拂敷教佛祖無
上妙道大丈夫士之來相見有如司馬公者當以
無言之言以曉之則幸矣

送日本勛藏主序

質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故越溪之娃施未
銘而愈媚也楚甸之木斲梁棟而愈竒也蓋天賦地產

間興殊致而非偶然者矣聖人之教自身毒流于華土
暨海內外莫不皈之然宗其禪學者尤衆故往大叢
林其徒之聚何啻千百無間北南至虜于闐肅慎新羅
扶桑之人無不有焉真若溟渤之會羣流上林之歸衆
羽也然人之聚其室同其學聰敏惠秀者得之深推魯
鄙劣者得之淺故弗能一其致也于闐肅慎新羅扶桑
之人資稟不同獨扶桑之人清勁娟朗處叢林習禮法
苟歷歲之久其坐作動止應對折旋與華人不少異蓋
其天賦地產而非偶然者矣銘勛扶桑人也來中吳萬
壽叅瑩中師萬壽大禪林也師以勛為賢命典藏室內
外之學兼得其深非聰敏惠秀者欵信乎質之美者宜
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勛也非質美而材良者欵茲勛
之行矣吾將見其文之至而用之大也勛其勉乎哉勛
其勉乎哉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木生乎豫章非凡材也鳥生乎丹山非凡羽也故物之
良者不能自良也必由乎地之靈而致然爾况其人乎
夫人之生異乎其物無地而不有也聖賢豪傑所出之
地多於名郡佳山水之間以其窮鄉卑陬荒蕪黃竹人
跡所不及者曾不見有其人焉程君民善吉安人也吉

安古廬陵郡自昔所毓人物多間世英偉非常之士蓋其山川秀爽風俗忠厚不得不有之矣故民善之生於是郡也具聰敏之姿年逾冠好學而甚文猶篤於孝友非名僧才士弗與交也嘗徙家於廣之韶又從親命適遊于吳之蘇今年春將還韶侍親介其友孤雲師徵余言以贈孤雲余知其簡於友者也民善必賢矣故弗讓而言曰吁民善之生于吉安也歐陽公所出之地也徙家于廣也大舜鼓韶之邦也商遊于吳也秦伯三讓之國也夫民善之出處遊歷亦皆得其所哉余聞九苞之鳳非梧桐不棲千尋之木非岡陵不聚其信然矣今民善之歸也上堂問起居奉甘旨必將竭其孝也竭其孝也則韶之民聞其風而被其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孤雲歆余言俾書以送之

送董仁仲知蒲田縣序

天下郡邑之民其為民一也然其所以異者特風俗澆淳美惡之有間矣故凡長民者得其人則風移俗易澆可使之以淳惡可使之以美不得其人則反是焉爾

國家混一天下於郡邑之官猶精擇慎取而不敢易在必得其人而後已丹丘董君仁仲有司以才舉之貢于吏部達于相府而聞于

上授知興化之蒲田縣蒲田興化之上邑也山明川秀甲於
閩中其民純儉服勤耕桑素習禮義其風俗於它邑為
良今仁仲莅于斯也必能敷之以德惠施之以政教使
其民之淳者愈淳而美者愈美矣昔濂溪周先生知南
昌其民更相告勿違教命仁仲儒士也慕濂溪之道者
也其形頎然其貌豐然其儀肅然而在使人望之神融
而意化况即之而聽其政教者哉將見其民之勿違教
命必有如濂溪之於南昌矣京師大夫士咸幸蒲田之
民得賢令也復幸仁仲之得良民治為可賀也故於仁
仲之行贈之以言者衆焉余雖道不同也於其行亦宜

序而送之

送伏晦中住興化府囊山禪寺序

百丈大智建立叢林以安廣衆始有住持之設夫住持
者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路其人也必解行之妙
年臘之高道德之隆其聲光問學皆足以表於衆者始
克居其位焉故自昔能膺是選而任是職者難乎其入
然得其人則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不得其人則叢林
廢而大衆失所怙故任是職者豈易為也哉近代之下
古道日湮而住持之選多濫舉其人也必曰某有財力
某有機變某能熟世故應戶役則舉也縱有解行之妙

年膺之高道德之隆足以表於衆者反以迂而不合矣
嗚呼法道之不古者如是也欲使其有財力而住持者
猗頓之富可也有機變而住持者揚脩之智可也能熟
世故應戶後而住持者里胥廝養之徒皆可也又奚必
圓顛方服而曰傳佛心宗者耶

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留心聖教設官分司以理其衆鉏奸
剔蠹欲復古規故住持者非解行年膺道德聞望皆足
以表於衆者不舉也然舉其人也所司試其學能中其
式者始可得矣財力機變熟世故應戶後者則鉗喙弗
道若此則古規之復叢林之興可立待也莆田伏師晦
中行解俱妙膺高而德懿所司舉其住持郡之囊山禪
寺今年夏來

京師僧者試其學果中其式將行也徵余言為贈夫囊
山古禪刹也而晦中主焉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
路余見其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矣其可賀也夫其可
賀也夫

讚銘說

白檀香觀音像贊并序

日本僧巽航海來中國從師學細大法門有年矣囊中
常負白檀香觀音像高僅盈寸大不踰指兩髦垂肩冠

峨然而被瓔珞天紳揚風飄々不斷若髮臺以蓮花座
以須弥置于髹龕隨處奉供觀其巧妙殊特雖中國之
名工弗能製也海益天寧壠公與巽友善求而得之日
夕保護以為法王大寶世所希有公於洪武乙卯以名
通外學被

召赴京師亦賞聖像以往公試藝春宮志不願出得

旨賜還林下有同與其

召者巽行權師睹茲聖像禮敬忻慕心無有己公乃送巽
行寓所安奉故余亦獲瞻仰如子見母不忍舍去於是
巽行請贊余竊自念曰行平生於顛沛患難中累蒙大

士冥護雖舍頭目肢躰不足以報聖德萬一余豈敢辭
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猗維聖者興慈運悲以無作力攝受羣機應化十方弥
綸剎海不動本際得聖自在以無去來示去來相以無
小大現小大量如春在花如月在水自然而然而無是不
是巍々聖德諸佛稱揚粵惟慈像刻白檀香高僅盈寸
大不踰指相好殊特紫金光聚奉侍為誰比丘中巽航
海來吳不離日本隨緣赴感物々圓通曰壠與權敬仰
奚窮我觀聖者乘大願王歷僧祇劫擔度衆生衆生聖
者若子與親子親雖異實本一身願我現在脫衆苦患

用假筆舌常陳贊歎

觀音行海像贊

歸命過去正法明現前菩薩觀自在不捨因中悲願力
以法性身入法界法界衆生數無量凡有心想志能應
衆生心想各不同菩薩應現乃隨類一身而能應衆想
凡夫聞之墮疑網妙圓通力大自在以無有心故如是
一身普入一切身一切身入於一身譬如一月印萬水
水雖衆多月乃一惟水與月了無碍菩薩圓通亦如是
又如萬鼓一齊擊鼓聲雖衆聞乃一惟聲與聞了無碍
菩薩圓通亦如是或現鷹巢蚌殼中或携魚籃入鬧市

或處妙蓮華世界或住南海寶陀岩不離穢境色是空
常居淨土空是色三空淨穢悉平等菩薩圓通妙無比
有唐畫師吳道子曾入圓通三昧門菩薩變現諸相好
筆端寫出皆合妙菩薩蹈海如履地殊衣飄揚隨天風
善財參禮涉波濤了無驚怖得自在今之畫者誰氏子
摸得其真良可羨使人見此寶月相離諸垢染身清淨
身獲清淨得解脫此是菩薩勝方便以此方便施衆生
盡未來際無有盡願我速滅愛欲障願我速證無為果
願我速得大智慧願我速具廣詞辯願我世世如善財
常隨菩薩得讚禮

觀音畫像贊

衆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菩薩妙無間以諸法空故諸法既寂滅菩薩空無相無相乃實相應身故隨類猶如春時風亦如秋夜月周流十方國了無有所礙攝受諸衆生而無分別相分別不可得菩薩即衆生衆生即菩薩雖不有差別而現差別相衆生故有求菩薩乃能應常在白華岩宴坐紫竹林闡化諸方所曾不離本位善哉覺衆生是名觀自在

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師當來普見佛妙德如須弥勇健無與擬毘贊釋迦尊闡化娑婆界維摩曾問疾勝義談不二楞嚴簡圓通妙智盤走珠或持於千鉢或現於五髻或來福城東提獎六千衆或為妙光師教導諸王子常在清涼山善住金剛窟萬象長圍繞聽彼師子吼

普賢菩薩贊

洪惟覺有情故號曰徧吉身成白玉色五十種妙光及諸毛孔間金光流晃耀入解脫境界發十大願王示我同體悲不舍難行、輔佐於能仁假以諸漚和廣度於一切悉超薩婆海善財菩薩子參禮問脩學五悔為宣說一、難思議善哉白象王回旋良可畏

三教圖贊

瞿曇古佛宣尼古人咄哉老聃三聖同心弥綸八荒包
括萬象鼎立世間天日之仰即一而三即三而一稽首
贊言虛空著筆

四睡圖贊并序

夫虜猛獸也世之悍夫烈士遇之則必心顛膽慄而奔
且逃焉豐干禪師及寒拾二子嘗於天台山中弄之同
睡不其異乎然異之者衆人也智者必不異矣何哉蓋
知至人無我况有虜耶雖與之睡亦不有其睡矣宋梁
楷寫為圖以傳于世觀其用意深密筆法精到亦可謂

能品練川屈彥信氏得而珎之微行為贊故贊之曰
以虜為虎見之必驚以虜非虜見之必迎虜之與人均
一佛性同居睡鄉咄此三聖心無礙平等大慈我既
不有虜亦無為我即是虎即是我一夢兩亡無可不
可曰圖與贊是為權門揭諸坐隅以警其昏

三高僧贊并序

夫僧之高者古今世之所罕出者也其道行峭絕踰越
羣類處巖谷草澤間飯糗被緇優游歲年王公召之而
不赴威武加之而不屈卓然猶長杉鉅檜歷霜雪而不
變其操出言吐辭弗頌諱忌遊戲自如曾無有物能累

其心者得名為高僧焉唐之高僧曰清晝曰靈徹曰道杓者交游薦紳間以詩章唱詠而不與薦紳大夫士相頡頏於聲勢之道故雅俗無不稱其為高焉諺美之曰雪之晝能清秀越之徹如冰雪杭之杓摩雲霄蓋三高僧非以其詩得名為高良由道行而致之耳吁三高僧果以其詩得名為高此誠不足高直可少之而已也殊不知其於詩唱詠歌出於道腴則其高固不在乎詩而在乎道也衍生千載之下朴鄙愚昧竊慕夫三高僧之道勉為贊詞俾吾徒知三高僧之道之高非繫於詩也贊曰

維師曰晝道敷德茂發揮詞華山清水秀薦紳游從魯公惟厚逝矣云遠聲光弥壽維師曰徹律嚴行潔嵩居水飲耿介卓絕陶情寫景鐫冰琢雪陵谷有迂道聞難滅維師曰杓行實弥高道氣耿々凌雲厲霄驅龍降澤噍枯沃焦四海景慕僧中之豪

十六羅漢圖贊并序

梵語阿羅漢此云無學言其觀練熏脩斷上八地七十二品思惑俱盡四智已圓無法可學故名無學又云無生又云殺賊又云應供從怖魔以稱無生從破惡以名殺賊從乞士以成應供因含多義故不翻梵語也此果

別號有九種曰退曰思曰護曰住曰進曰不動曰慧解
脫曰俱解脫曰無疑解脫慧前六種約根性而立慧俱
二種約觀行而立無疑乃根性觀行無舉耳如上所謂
並隨果位而言之也若以法華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
聞者此特彰其迹不可以果位局之矣楞伽有三種一
得決定性二增脩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決定性與增
脩菩薩行者隨果位而言之可也應化佛所化者又豈
可以果位局之耶如佛世十六大士神通妙用福慧兼
備得非應化佛所化者哉月潭淨上人蓄水墨畫一幅
其筆法類貫休頗精妙髮蓬耳聃真老比丘相不知十

六位中第幾位也上人請余贊余謹拜手述阿羅漢之
大槩不同如此乃復贊曰

聖人應世務於利物不定其方肯泥其迹陰陽罔拘鬼
神莫測詎同凡倫欲顯厥德是阿羅漢慕滅脩道用己
智力斷彼煩惱四果定位九種別號隨號是常局位匪
妙內祕外現猶石含玉雖同幻人真不離俗應佛所化
豈惟十六遊戲自在福慧具足睽茲畫者十六之一蓬
首槁項獨坐岩石合掌受供童睡其側呼為應真天地
懸隔

吾宗之得佛祖心髓具大眼目者多晦其形迹潛其聲
耀慶山谷壘市間與尋常人伍或發靈瑞於生前顯光
明於後後使世間人知其法之為妙響應而景從者蓋
其光明靈瑞如春之在花月之在水元非有意而為之
也率皆出于自然而然者矣穹隆山元翁厚禪師西丘
下三世孫也心契佛祖道孚人天年八十有四步龍鍾
而負童稚隱德密行於家林有年矣海內衲子不憚千
里重趼叅叩者踵接其扉禪師於語默咲效動心頽眎
無非直示此道故虛往而實還者多矣一日三韓僧希
壽持卷求偈禪師惜其誠敬展卷泚毫大篇長句一揮

而就欲使名印于上啓匭取之俄見篆隙有一物纍然
而起抉之其大如蒜光明燦然乃舍利也人皆偉之禪
師曰吾無有也慎勿誇異於人余嘗過禪師而獲瞻焉
既而嘆曰夫舍利者乃定慧力所成就佛法之明驗也
然多出于人之髮毛爪齒肌骸之間以彰其志行茲生
於印章亦猶罕焉詎禪師之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印者
信也舍利之生於斯者要欲表其大法光明無乎不在
而起人之信也矣於是吳郡道衍拜手說偈以贊之曰
舍利至神物至人始能有斯由定慧力堅固所成就生
于肌骸間往來目所睹藏以七寶塔龍鬼咸戴仰水火

莫能灾天地有變滅此物終不壞元翁真古德龐眉少
龍鍾西丘王世孫妙契涅槃心千偈如瀾翻祖佛同一
舌舍利出印篆於世實希有爛然几案間見者悉起信
若作靈瑞想病目成空花不作靈瑞想渴鹿奔陽燄二
想不可得一切皆光明我作是贊詞如露滯大海普顏
諸有衆勿生增上慢稽首十方佛稽首六代祖於刹
塵：證我如是說

沙大用小像讚

出于闐之右族習洙泗之威儀顏雖衆異心毋自欺惟
憚冠裳之典雅不貴裘馬之輕肥其潛耀也無間於市
廛林藪其適意也有得於尊俎歌詩人不爾知而弗愠
即此終老亦奚疑誠古之樂天知命能處順而安時者也

楚石和尚贊

峭：奇骨凜：英風擅一代之美居萬夫之雄隨機應
用若雲門大師俾學徒望風而至信口答禪如趙州古
佛令辯者飲氣而降不啻渡河香象何異出海獅龍生
緣象山而化行兩浙說法 龍阜而名徹 九重論鬼
神事警伏黃老異流和寒拾詩壓倒鴻儒鉅公此蓋師
生平之末事人猶口之而無窮况其於一毫端聳寶塔
之岌：向微塵裏幻紫閣之重：至乎掬漚火聚揣骨

虛空掃蕩聖凡途轍超出佛祖位中真為妙喜六世之孫而大振濟北之一宗者也

張宜齋小像贊

溫然若玉君之相也奧然若谷君之量也蔚然若木君之行也藪為舜章浩乎無涯猶百川之漲也矧得趣於琴觴之間忘情於泉石之上逃其名而名愈張抑其氣而氣愈壯誦唐堯虞舜之言鼓文王宣父之操非今是合性古是向宜乎退藏林壑而遂其高尚者也

紫竹杖銘

并序

余年四十有七法弟鏡以紫竹杖壽余：喜老而有所

倚也銘曰

虛而心堅而質直而弗阿君子之德予安其行尔之力

蓮華室銘

并序

洪武九年春衍奉

旨還西山之海雲院闢小室奉彌陀畫像于西隅昕夕面之而稱念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而已名之曰蓮華室焉蓋期當來極樂國中蓮花化生也夫極樂國有七寶池蓮花四色大如車輪或高十二由旬一花葉有八萬四千光明甄祔迦寶梵摩尼寶以為映飾九品間列三輩化生凡他方世界衆生才發一念歎生彼國者善

根所感池內即成一花精進者鮮榮懈退者萎悴故龍
猛云若人種善根疑則花不開信心清淨者花開既見
佛行自少時知有弥陀教法業深障重雖發願造脩或
進而或退茲年四十有八死期將至故痛自鞭策要必
往彼國蓮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榮而無悴因扁其室
以自勗焉乃為銘曰

繫彼蓮華生于寶池善根所感聖澤是滋大如車輪不
離四微摩尼間飾光明陸離龍猛格言信而弗疑嗟予
小子策脩亡罷乃期其苦有榮無萎決定托化在此銘詩

吟室銘并序

劉克澄氏燕人也端敏諒直自幼讀書力學多從大人
先生遊聞見甚廣志不在利達蕭然一室居闔閭中克
澄無求於人人無有不敬愛於克澄者然酷嗜詩上自
三百十一篇下而至於漢魏六朝唐宋與夫前元近體
及今人所作凡膾炙人口者無不博覽強記克澄雖不
苟為而深得吟詠之情性每於花前月下風晴雪霽之
時或會賓友出尊俎勸飲賔酬行吟坐咏自怡自得超
然若處世外故扁其偃休之所曰吟室尋以晦菴朱先
生所書吟室二字揭諸門楣間來請銘于余余與克澄
年相若而同好於吟遂為忘形交既久且善故弗辭而

為之銘銘曰

瞻彼蘧廬衡門蕭々嗟我君子於焉逍遙弗厭囂俗靡
狎漁樵志超萬物山林市朝寓意於詩情得其正風晨
月夕行吟坐咏飲酒樂賓同讌共慶人無有識彼安厥
命疏櫺綿々卉植駢々即近而遠何如考槃嗚呼晦菴
尚存遺墨揭諸楣間永光斯室

百丈泉銘

并序

衍未學佛時往來西山間則知有海雲院迪公禪師孤
剛秀傑卓然特出其言與行一弗妄薦紳大夫士多願
交於公而公於薦紳大夫士亦無拒時衍方童卯雖敬

而慕之不敢趨而見後年幾冠始學佛廁僧倫四方雲
水之士凡評論人物無不以公為稱道故衍益加敬而
慕之偶值世失寧流離散處而弗克見也又十年公之
孫愚菴主徑山錄衍掌記而公已化去久矣於戲衍三
十年之間慕公之名弗獲公之面而見獎於公也其可
嗟矣乎公嘗卓錫於穹隆山之上荒茆藜藿間有泉從
而出焉汪濊演漾洑々洄々侶有不可止者公以筭引
至於庖福之所殆不可以丈尺計故約而目之曰百丈
泉煖滂如一雅俗逮今神異之至正甲辰秋衍歸自徑
山過海雲拜公之像方登山而尋所謂百丈泉俯而脉

之其色白而潔掬而飲之其味甘而香雖他泉名於天下者其實亦弗過也乃為銘曰

泉之出于石也感公之道行汪濊演漾引而流之詎有止乎百丈因而名之是以傳惟以公子孫之多賢欲知其家聲德澤之不墜而永無窮者庶有見乎斯泉也

清安堂銘并序

天之高也非清可乎非清則三光不能朗而耀嶽之大也海之深也非清可乎非清則衆峯不能秀而拔萬象不能影而見况夫人之心乎夫人之心至高也至深且大也非天之與海嶽也為一身之主汨而亂之則萬慾

並作澄而靜之則四體俱息故凡欲安其身者必先清其心可也不先清其心而欲其身之安者未之有也勾吳沈君達卿温厚而慎雅慕老氏之學凝慮屏欲作堂於周谿之上為休養之所題其額曰清安昕夕於茲眎之以自澈復來請銘余嘉達卿之安其身以得其要者也遂不辭而銘曰

心汨而危其慾紛如心微而微其神乃紓欲激夫心須守其一念弗與萬慾皆窒堂虛而明寔是啓我昏是清是安以遺其子孫

二童子從吾遊長曰智常次曰善住吾以二童子之名
嘉矣惟恐常不知其所以常住不知其所以住而常者
滯焉住者膠焉吾故不得不與之說常前乎吾語女乎
一知水之在川乎流之無息而不離於川也常也侶之
則為智焉住女之位也珠之在盤轉之無停而不出於
盤也住也侶之則為善焉住珠之在盤苟不轉珠則偏
矣常水之在川苟不流水則滯矣偏者膠之滯者滯之
常乎女勿滯乎住乎女勿膠乎勿滯勿膠猶水與珠女
其懋乎

逸虛類藁



